

金乡邻

□朱根源

俗话说：“金乡邻、银亲眷”“远水难解近渴，远亲不如近邻”。邻里左和右睦、乡亲互敬互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当今人际交往中，左邻右舍的存在价值更加不能忽视。在不少情况下，能帮得上忙的不是住在远处的亲人，而是近在咫尺的邻居。对此，我深有体会。

随着城镇化脚步不断加快，不少人家住进了新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，也有不少年轻人搬进了城里新买的高层住宅。人们的居住条件毫无疑问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，但令人惋惜的是，人际关系反而因此疏远了，你看：家家户户都装上了防盗门和防盗窗，新居的私密性和安全度不可否认确实提高了，可大门一关你就和外人“老死不相往来”了；为了不影响楼上楼下邻居的正常生活，平时在家里都不敢随意走动、大声说话、搬动物重物……过去，我在农村插队时，听说队里某人开早工回家，因饥肠辘辘进门端起粥碗就喝，待喝完粥才发现走错了人家，端错了粥碗，如今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重演的土壤了。

可谁又能保证永远没有求人解困脱难的时候呢？自从步入高龄，家里大大小小的困难就接踵而至，你看：攀高

换个灯泡、换个开关插座等家常活早已力不从心；电脑、手机、电视等出现死机或者突然断网就束手无策；洗衣机、电冰箱、空调等家电忽然漏水或者不制冷，只能干瞪眼；抽水马桶水箱里的水不断漫出，也不知如何应对是好……遇到种种难处，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求助专业维修人员，可这些人员大多不在附近，且业务繁忙，不可能随叫随到，往往在小区门口翘首以盼、望眼欲穿，维修人员总是“急性病遇上慢郎中”姗姗来迟。出现这种情况，既影响了家里的正常生活，也破坏了自己一天的好心情。

庆幸的是，我遇上了一个热心肠的好邻居。我搬进现在居住的小区大约十几年了，和对门人家也做了好多年邻居。我们两家属于一梯两户门对门，两扇门间只隔了一间电梯和楼梯的距离，而两家卧室实际只有一墙之隔，要说仅咫尺之遥一点也不夸张。以前开门时两家人偶尔会同进电梯，大家就互相点个头、相视一笑或者互相问候一下。时间长了，有时开门发现我家门边放着一包新鲜的蚕豆、青菜、萝卜、山芋或者小番瓜等蔬菜瓜果。敲开对门一问方知，是其刚从乡下带回来的既绿色又环保的时鲜土特产。这才得知对门邻居原

来在农村还有一处老宅呢！为表达谢意，我家每过一段时间也会买些小礼品回赠。一来二去，我们两家就成了不是亲戚胜似亲戚的好邻居！

有一次，老伴偶然说起家里的洗衣机坏了，开机放水只听见声响却不见滚筒转动。对门邻居就说，她老公会修。老伴听后大喜过望，让对门邻居的老公下班后过来看一看究竟哪里坏了。邻居师傅检查发现，原来是电动机的传动带断了，他告诉我们：“没事，放心吧，小菜一碟！”随即按照同等型号到网上购买了传动带。待配件送到家，邻居师傅一下班就过来帮忙装好了传动带，洗衣机顿时又恢复了“勃勃生机”。后来一打听，自家门外楼梯口的声控灯不亮了，门边墙上的触摸式开关坏了，也都是对门邻居师傅自己掏钱维修重装的。

有了零的突破，从此家里一旦发生了什么故障，我立马就会想到求助对门邻居师傅。邻居师傅也是有求必应，尽量抽空检查、寻找故障原因、帮忙到网上购买相应零件并及时修理。回想起来，这几年家里电灯坏了、水龙头漏水了、电脑或者电视机断网了、新买的天猫精灵需要联网等问题的解决都亏得邻居师傅帮忙。

忽然有一天，对门邻居敲开我家大门告诉我，他家两个相差仅两岁的小孙儿要上学启蒙了，为方便接送，全家要暂时搬到离学校近一点的另一个小区，现在的住所要暂时空置一段时间。临行时特意留下一张便条，让我有需要时按纸条上的电话联系即可，并让我家代为照看一下他家门口。待邻居转身进入电梯后，我低头看着手中的纸条，这才知晓对门邻居男主人的大名叫“狄建平”。邻里相处有了感情，待对门邻居的身影消失在电梯里，心中难免生出一丝惆怅和失落，但低头看见手中的小纸条，心中便又升腾起许多安慰和满足！这张小纸条既是邻里之间互相信任的明证，也是邻里之间情深似金的结晶！

谚语云：“邻居好、赛金宝”“多年邻居变成亲”。这些民间谚语在我们俩家人的身上再一次得到验证。确实如此，绿树成荫、花草芳菲的宜居环境再好，也离不开相处和谐、谦恭礼让的乐居氛围烘托！乡邻共处，扶携同行，有难搭把手，有事留个心，这也许就是“乡亲”一词的典故吧？但愿中华几千年睦邻相助的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，但愿互帮互助、相敬如宾的街坊邻舍都能成为人见人夸的“金乡邻”！

盛夏吆喝声

□冯鼎元

上世纪80年代，炎夏季节开始，我居住的小镇上，总会响起一阵阵吆喝声：“光明牌赤豆棒冰嘞！”时断时续的吆喝声，犹如蒙古长调，高亢、响亮，尾音拖得绵长。那时，小镇上没有冷饮出售，一些中年农民便利用农闲时间，去城里批来棒冰，转而外卖零售，以此赚取差价。而这吆喝声，正是小贩行之有效的广告语。

小贩在自行车后架上固定一只木箱，箱内以棉被包裹棒冰，以防受热融化。木箱可装4包192支棒冰，品种主要是赤豆棒冰、白棒冰和少量雪糕棒冰。起初，赤豆棒冰和雪糕棒冰的零售价格每支仅4分钱和8分钱。相较而言，价格便宜的赤豆棒冰更受百姓欢迎。

盛夏，赤日炎炎似火烧，无论男女老少，略一运动，便汗出如浆。这当儿，花4分钱买一支赤豆棒冰，含嘴里慢慢品尝，那感觉，就如同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，凉透肺腑。赤豆棒冰呈淡紫色，那是赤豆融化的颜色。棒冰尖端，镶嵌着若干粒赤豆，只需稍稍吮吸几口，便能将冰冻着的赤豆融化开来。那酥而不烂、略带甜香的赤豆滋味，妙不可言。待到整支棒冰入肚，立刻通体凉快。

暑热天，“光明牌赤豆棒冰嘞”的吆喝声一经响起，街坊上的孩子们很是雀跃：“卖棒冰人来哉！”于是，棒冰在手的儿童沾沾自喜，旁观的孩子看得目不转睛。曾有一家三姐妹，合买一支棒冰，她仨将棒冰一分为三，每人分得一小块。姐妹仨分别将分得的一小块棒冰放在碗里，以筷子夹起，含一含，舔一舔，慢慢享用，个个吃得眉开眼笑。

阿二是我的同乡。当年，他便整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，边走边喊：“光明牌赤豆棒冰嘞！”行至居民住宅处时，他会停车，手持“惊堂木”，“啪啪啪”地敲击木箱，同时高喊：“光明牌赤豆棒冰嘞！”那口肚里藏着大量棒冰的木箱，便是流动着的冰箱和柜台。

阿二利用夏秋两季卖棒冰，有着16年不间断的傲人历史。他说，每年都要接受一次体检取得健康证明，在骑车外出卖棒冰的路上，会有专人检查，带着健康证明，他便通行无阻。阿二最远到上海嘉定批购棒冰。后来，太仓、沙溪也有棒冰批发，连双凤也办起了棒冰厂，于是，阿二批购棒冰舍远就近，但卖棒冰他不怕路途遥远，最远到过常熟古里团结村一带。他告诉我，那里生产队集中，社员众多。他停妥车，喊一声：“光明牌赤豆棒冰嘞！”社员群众便蜂拥而来，一箱棒冰瞬间一抢而空。阿二回忆，当年他卖棒冰，收到的都是壹分、贰分、伍分的分币，以至于每次都是拎着满满一袋子分币去批购棒冰。他说，收到面额最大的钞票，是一张伍角的纸币，而且是最初5年中收到的唯一的大额钞票。阿二每天顶着烈日，在太仓常熟两地往返奔波多次，绕在他手腕上用来擦汗的毛巾，湿了干，干了又湿，但他不怨不烦。他说，只要肯吃苦，收入还是蛮好的。

卖棒冰是看天吃饭的营生，天越热，棒冰就越好卖。倘若突然变天，骤降的阵雨，在驱散暑热的时候，也喊停了“光明牌赤豆棒冰嘞”的吆喝声。对于滞销的棒冰，阿二分送亲友，不赚银子赚人情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然念念不忘当年盛夏卖棒冰的吆喝声。



奋进新征程 □钱民健 画

三个姆妈都是娘

□李镛

已近杖朝之年的我有三个娘，我都称呼她们为“姆妈”。生母当然是第一个姆妈。我是生母的第二胎，第一胎的哥哥只长我17个月，我一落地便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妈家，从会说话开始，就一直管奶妈叫姆妈，所以奶妈是我的第二个姆妈。5岁那年，生母又把我过继给不生育的三叔三婶，从这天开始，我改口称婶娘为姆妈。三个姆妈都是娘，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开心、最幸福的事，亲生的亲情与生俱来，不用培养，无需学习，后天养育也是亲情的一种渊源，同样情深意切、终生难忘。

刚上小学时，邻居爷叔阿姨、街上老板小开都笑我：“傖个小小赤佬，是个阿二头，爷娘不喜欢，只好吃薄粥汤，着破衣裳。”我的内心是有些许凉意的，但仍回应道：“甬瞎嚼乱话，我照样吃鱼肉，着新衣裳。”往后随着年龄增大，知识增多，我也知晓了家境困难，母亲生育了十个孩子，两次难产夭折三孩，要养育这么多孩子是很不容易的。虽说十个指头有长有短，母爱同样，差别可存，但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有母亲会不爱自家孩子的

呢？记得那年我要到北方读书，由于身体长得快，原有的棉袄太小无法穿了，生母当即拿出一件原本为哥哥准备的新棉袄给我。那棉袄便是母爱的证明，生母的爱对我来说，一直是从容淡定、含蓄自然。

上小学前，我几乎都在奶妈家生活。家人和亲戚们一再要我喊奶妈为“寄妈”，不能叫“姆妈”，而我总是嘟着嘴，说：“就是要叫姆妈。”接着，便是撕着喉咙大声地喊：“姆妈！姆妈！”奶妈家是乡下贫困户，生活不丰，吃饭很少有荤腥鱼肉，但只要我在她家，一碗鸡蛋羹永远是别人不能碰的我的独食。逢年过节，奶妈也一定会带着我去走亲戚，出门时在我额头上不断揉擦大蒜汁，走到半路便把我背在她背上。奶妈在众人面前常说的口头禅是“阿镛是我的小儿子，只差在我肚子里待一待罢了”。奶妈的爱对我来说，永远是热情奔放、爱意如天。

喊三婶为娘是家族的旨意。开始时，喊三婶“姆妈”确实有些难以启齿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随着社会的变迁，我们家发生了较大变

化，特别是三叔由原来的生意人成了生产队的农民。三叔三婶养育我们兄妹俩着实不易（妹妹也是领养），但他们还是供我寄宿在城里读初高中，高中毕业后也没有让我早早地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，而是毅然决然地让我参加高考上大学。虽然上大学时有助学金解决了吃饭问题，但衣服鞋袜等生活必需品总要家里负担，三叔三婶节衣缩食的生活可以想象是何等艰难。记得家里的挂钩上总为我准备着大小不一的各种手工布鞋，我穿的衣服虽然缺少人们所说的洋布面料，但三婶用家织的老土布换着花色为我缝制的内衣外套，赶得上时代样式，一点也不比别人家孩子的差。三婶的母爱对我来说，着是深藏不露、尽心尽责。

三个姆妈虽都目不识丁，没有执着于爱的矫情，但对子女忘我的母爱，时时处处渗透洋溢。舐犊之情永远是春天的雨露、夏日的凉风、秋季的天空、冬令的阳光。我为这辈子有三个姆妈而心满意足、骄傲无限，这是上苍的恩赐，这是人生的荣耀。三个姆妈都是娘。

送你一束忘忧草

□徐军齐

世上的琐事纷纷扰扰，
愿你不必挂怀。
把心放飞在幽深的山谷中，
跟随着清新的风，
去寻找溪边一片碧绿的萱草，
还有一束束橘黄的花朵。

人生的烦恼不知多少，
愿你统统忘了。
把心放飞在滚滚的长江边，
跟随着东逝的波涛，
荡去千年的忧愁，
直奔浩瀚无边的大海。

回望昔日的你，
一袭白衣在梦里徘徊，
忧郁的眼神透出神伤。
尽管光阴似箭般飞逝，
我依然立在梦境的桃源，
手捧着一束忘忧草。

新农村即景

□胡俊

春来草木又还青，
陌上田间几处明。
绿柳垂丝穿紫燕，
清溪奏曲啭黄莺。
眼前虽是当年景，
心里非同昔日情。
人世沧桑如水逝，
夕阳似火照余生。

我的母亲

□潘志冲

每当翻开那本陈旧的相册，母亲那微笑容颜便会映入我的眼帘，感恩、感激之情牵动着我的怀念之心，仿佛她生前的件件、桩桩就在眼前……

我的母亲虽然平凡，但在她身上也有着不寻常的故事。1912年，我家祖辈因无子，便从育恩堂里抱回一女孩，取小名阿弟，意在求生一个儿子。在育恩堂，我家祖辈不仅获得了小女孩的生辰八字，还知道了她出生在关王庙西南的王家（现九曲广星村）。巧的是，母亲被领回来三年后，祖母便生下了我的父亲，“求弟”的愿望竟真的实现了。

母亲有三大拿得出手的技艺，一是缝纫。母亲从小就灵巧聪明，十多岁时回娘家从我外婆那学了一手针线活，此后，无论是大号针，还是绣花针，根根拿得起，样样做得精。1950年，家里购置了一台长梭缝纫机，于是，我家便成了裁缝铺，四邻八乡都拿布料来找母亲做衣服。母亲用皮带软尺为做衣者测量，我则在旁一一记录，之后母亲按尺寸裁衣。母亲从小学的是中式服装，学做西式服装时她可操碎了心，四处求助西装师傅，列宁装、夹克衫的模板家里放了一大堆。当我把她做的第一件西装穿上身后，村里许多人都觉得好看，要我我家定做西装。从此，母亲便被村里人赞誉 为“新式服装设计师”。

母亲的第二个绝活是绣花，富贵牡、八仙过海等绣图母亲都会。张家儿子要结婚，新床前的帐幔上，一定有我母亲绣制的百年好合丝线绣；李家女儿满月，孩子身上披的鲤鱼跳龙门袍服同样出自自我母亲的巧手。说真的，村上人家只要有喜事，我母亲那色彩缤纷的绣品都不会“缺席”。也因此，母亲成了村里人人称赞的绣娘。

母亲的第三个绝活是织线带。说起线带，其实是工艺品，需要一套辅助工具来制作。小时候，我一直静静地坐在母亲身边，看她拿着各色纱线小梭在经线上穿插，按不同的顺序织出不同图案的线带，有蝴蝶式的、中国结的、海浪式的、反八结的等。村子里，新娘出嫁时包袱上的结带、女孩裙子上的腰带，几乎都出自自我母亲之手，说母亲是能工巧匠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母亲除了这三样绝活，经布、织布也是行家里手。秋末冬初，我家场角上围满纱锭的竹筒飞速旋转，这便是母亲在经布。一尺门面的土布需要多少经纱，母亲总是信手拈来，配上纬纱就能织出各色样式的花布，有芦席花的、豆子花的、直条纹的……形形色色，受人喜爱。

村里人常说：“阿弟伯伯是我村的一个宝，件件皆能，样样精通，并且乐于助人，一点不图回报。”是的，母亲经常食早摸黑为人家经布、引纱，但从不收费，她用这样博爱无私的精神赢得了近邻友善的尊重。这也是母亲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母亲不但缝纫手艺好，为人善良，对我的学习教育更是倾注了毕生心血。记得六岁那年，她把我送到龚家宅小学，临行前夜，特地为我缝制了一个新书包和一只放笔墨用的笔袋，并在我耳边不断叮嘱：“要好好念书，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。”上高中时，星期天她也很少让我回家，总是拿着洗干净的衣服和零食来校看我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好好读书，家里的事情要操心……”我之今日，和母亲的一世操劳关爱是分不开的。

母亲虽已离去，但她永远活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！